

花园塘的回忆

○毕兆祺

摊凉

赣州花园塘人说的“摊凉”，其实指的是炎热的夏季，在室外临时摊一张床露天夜宿。

花园塘17号大院，曾是王姓人家颇有气派的老宅院，东西长有五六十米，宅前是一个宽敞的空坪，地上铺满了鹅卵石。空坪之下是两口大水塘。宅前屋檐下，有一长长的砖石台阶，三四尺宽，两尺多高。一到夏季，太阳落了山，家家户户就会去占位置。占好位置后，先用几盆凉水泼到地上，好更快地消除暑气。然后摊床。所谓床，有的是一个竹制大榻，有的就是几块木床板。床的一头搁在屋檐台阶上，一头搁在长板凳上。没占到好位置的，就只好在空坪中间，用两张长板凳搭床。为防蚊虫叮咬，有的还在床下点上一盘蚊香。

当时，这样的摊凉，对我们小孩来说，是一件非常开心的事。你想，露天夜宿在空坪上，天上满是眼睛一眨一眨的星星，或者是在云朵中不停穿行的一弯明月；不远处传来的是虫鸣蛙鸣声，不时一阵阵凉风吹过，偶尔还有几只萤火虫飞来飞去……那是一副多么美妙的图景！况且，小伙伴那么多，说说笑笑，打打闹闹，一点也不寂寞，一点也不觉得热。有时，兴致来了，一起摊凉的老人，还会给我们讲一点故事。

我的记忆中，讲故事比较多的，有这么几个人：一个是文林爷爷，一个是文桃叔叔，一个是马家舅舅。文林爷爷蓄着稀稀拉拉几络山羊须，戴一副金边眼镜，他走南闯北，能说会道。文桃叔叔是个石匠，矮矮墩墩、壮壮实实，也是见多识广之人。而马家舅舅是兵伍出生，说起话来慢条斯理。他们讲的故事内容丰富，有时讲到惊悚之处，我们常常吓得尖叫，但还是爱听，因为太过瘾，太刺激了！

每晚摊凉到下半夜，大人会把睡得迷迷糊糊的小孩叫回房间去睡。当然，也有盖着被单睡到天亮的。

洗井

花园塘有一眼水井，至

今还在，只不过水源早已干涸，位置也好像不是原来的老地方。

记得上世纪50年代中后期，整个花园塘有好几百号居民，大家的用水都靠这眼水井供应。

水井用久了，就会脏，得清洗。水井离花园塘水塘很近，才十来米远，地势又不高，一到春夏雨水多的季节，塘水暴涨，经常有脏水溢进水井，这就更要清洗。

我记得，这洗井的差事，往往由我三哥来做。因为他个子不高，人瘦，又灵活，胆子也大，上下井方便。更重要的是，他乐意做这件事。

洗井时，首先要让大人快手快脚地用水桶将井水打上来，等水打得快见底了，三哥就带上洗井用的小铁铲、铁勺、箩刷子，让大人们用水桶将他吊到井底；头上戴着斗笠，以免脏水淤泥泼到身上，那样会很冷。三哥在井底清淤泥、洗井壁，井上的大人则不停地将脏水淤泥吊上去，大家忙忙碌碌一个多小时，等三哥出井时，早已冻得嘴唇发紫了。

三哥洗井，也会有收获，不时会捡到钢笔小刀玻璃珠之类的东西。如果运气好的话，还能捡到几个水桶上滑落的桶箍。一种桶箍是粗铁丝做的，有驳口；还有一种桶箍是用铁打制的，没有驳口，那可是小男孩滚铁环用的上好玩具！

当时有一个不成文的规矩，凡是洗过井的人，可以向那些用井水的人家讨点钱算作酬劳。这时，都是我陪三哥去。我们挨家挨户去讨，一般对方都会给一两分钱，大方点的还会给五分钱。一路讨下来，能讨得一两块钱。今天来看，一两块钱不足为道，但在那时可是一笔大款子。当时，一根冰棒才两分钱，看一场电影才七分钱，初中生一学期的学费才两块多钱。

三哥拿了这笔钱，通常会带我看一两场电影，买冰棒、水果糖什么的给我吃。三哥洗井讨了一场累，但我们能高兴好几天，我觉得还蛮值！

闹塘

所谓“闹塘”，更应说是“闹鱼”，因为赣州方言中的“闹”字，有用药物使什么中

毒的意思。“闹塘”就是把榨过油的油茶籽碎末在水塘中洗，起到药物的作用，使鱼儿处于半昏半醒的状态，以利于捕捞。

闹塘这天，花园塘人声鼎沸，热闹喧天，不啻为盛大的节日。小孩特别兴奋，老早就起了床。一吃过早饭，家家户户就忙着准备好捞鱼、装鱼的器物，什么脸盆、水桶、鱼篓、提篮，什么三角小鱼网、畚箕、瓢箩、瓢筐，通通都能派上用场。大家早早就聚集在水塘的周围，眼巴巴地等待着肥古子、瘦古子（花园塘管塘人一胖一瘦，一矮一高，小孩戏称他们为肥古子、瘦古子）带人来闹塘。好不容易等来了七八个人，只见他们挑着满满三四担箩筐油茶籽碎末，扛着长长的渔网，在水塘边坐下，自在地抽上一袋烟，肥古子、瘦古子这班人才会穿上长皮裤，将箩筐抬下水塘中，用手不停地在筐中搅拌，慢慢地洗将起来。不过半个时辰，小鱼儿就会浮到水面，鱼肚上翻，一副半死不活的样子。再过一会儿，大鱼也会浮出水面，鱼嘴一翕一翕的，完全没了往日灵活的模样。这时候，肥古子、瘦古子会让人将渔网抬到水塘，从塘的一头两面包抄，再从塘的另一头慢慢将网拉起，鱼儿就全部进入网中了。

岸上的小孩这时早已急不可耐，抢先下塘捞鱼，这一举动会遭到肥古子、瘦古子的训斥。但有少数鬼精的小孩装着戏水的样子，用脚偷偷地将一两条大鱼踩入水塘淤泥中，等肥古子、瘦古子走了，再把鱼从淤泥中抠出来。拉过两网之后，无须谁号令，也无须谁允许，塘边的大人小孩就会争先恐后跃入塘中，手忙脚乱地捞起鱼来。这时，嬉戏声、笑声、叫声、你争我夺的斗嘴声乱成一团，场面蔚为壮观。而打完鱼的肥古子、瘦古子，仍然坐在塘边抽着烟，一边看看箩筐中白花花的大鱼，一边看着塘中捞着小鱼儿的花园塘人，满脸堆着微笑，大概在为花园塘人能分享他们的劳动成果而开心吧！

这天的闹塘一直要持续到下午太阳落山才宣告结束。入夜，家家户户的厨房都会散发出浓浓的鱼香，花

园塘仍沉浸在一片欢乐的气氛之中。

如厕

小时候在花园塘上厕所，也是让我留下了深深记忆的一件事。

在我的印象中，花园塘17号偌大一个院子，三四十户人家，一百多号人，就靠一个不算大的厕所，供大家解决方便问题。

当时花园塘17号的人家，用马桶的不多。后来冶金研究所建了家属宿舍，也同时建了一个有三四十个蹲位的大厕所，但离花园塘17号有三四百米距离，要去那里如厕不大方便。

花园塘17号的厕所在王家大院西头靠老城墙的位置。厕所不大，男女厕合起来也就十几个平方米，还包括一条过道。男厕只有两个大粪缸，上面搁了4块厚而短的木板，算是蹲位，可以同时供两人使用。女厕稍大一点，挖的是粪坑，上面搁了4块长的厚木板，算作蹲位，可同时供4人使用。男女厕用木板隔开，因为木板不厚，方便时发出的各种声响，互相听得一清二楚，有时不免让人尴尬。

木板上的木节有时会脱落，露出一个手指大小的洞。时有调皮好奇的小男孩，眼睛贴着洞，偷偷摸摸地想看看妇女是怎么如厕的。有时不幸被发现，少不了挨一顿臭骂：“看什么看？死鬼崽子！死不要脸！”骂过之后，有的妇女会用一个小纸团将小洞塞住。但过几天，又会被不知哪个小孩捅开。

有时上厕所的人多，位置不够，就要在外面排队等。等久了，不免烦，不免着急，不免会叫喊几句：“哎呀嘞！里面的快毛子（赣州方言，快点的意思）哇！”正上厕所的也会不紧不慢地回敬几句：“耶嘞！你要让我屙干净来哇！哪个叫你不早毛子哟！”不过，仅此而已。我在花园塘居住这么些年，好像没听过谁为上厕所争吵的。

现在我还会想：花园塘17号就这么一个小厕所，却有百十号居民，那当年是怎么过来的？